

檀弓精華

檀弓精華

目錄

檀弓免章	一
隱犯章	四
季武子成寢章	五
子上之母章	六
既得合葬章	七
哭子路章	九
必誠必信章	一〇
孔子少孤章	一一
穆公之母章	一二



世子申生章	一三
朝祥莫歌章	一五
圉人浴馬章	一六
易簣章	一七
始死章	一九
邾婁復之以矢章	一九
孟獻子禫章	二〇
子路有姊章	二一
太公封營丘章	二二

伯魚哭母章	二二二
舜葬蒼梧章	二二三
子思哭嫂章	二二四
曾子執親喪章	二二五
伯高之喪章	二二五
子夏喪明章	二二七
說驂章	二二八
孔子觀送葬章	二二九
孔子尙右章	二三〇
孔子蚤作章	二三〇
居父母之仇章	二三一
曾子襲裘章	二二三

子夏除喪章	二二三
司寇惠子章	二三四
子柳之母章	二三六
喪事章	二三七
喪具章	二三七
明器章	二三八
有子問喪章	二三九
陳莊子死章	四一
仲憲章	四二
公叔木章	四三
子思之母章	四四
成子高寢疾章	四五

國子高章	四五
孔子之喪章	四六
季武子寢疾章	四七
秦穆公弔重耳章	四八
喪禮章	四九
孔子謂爲明器章	五一
舊君反服章	五二
悼公之喪章	五三
晏子知禮章	五三
國昭子章	五四
穆伯子喪章	五五
有子與子游立章	五六

吳侵衛章	五七
杜蕢章	五八
沐浴佩玉章	六〇
陳子車章	六一
子路傷貧章	六二
衛獻公出奔章	六三
柳莊章	六三
戰于郎章	六四
子路去魯章	六五
工尹商陽章	六六
蕢尙章	六七
季子臯葬妻章	六九

孔子過泰山章	七〇
周豐章	七一
延陵季子章	七二
邾婁考公章	七三
黔敖章	七四
晉獻文子成室章	七五

埋狗章	七六
司城子罕章	七七
原壤登木章	七七
趙文子章	七九
成人兄死章	八一
歲旱章	八二

檀弓精華

檀弓免章

免者，以布從頂，交額後繞髻也。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鄉而無主者，亦爲之服。弓以仲子舍適孫立庶子，無正之者，若無親然，故爲之免以弔而譏之。

居^音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脤^{徒本反}而立衍^音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檀弓冷冷兩問，不置一詞。孔子只點三字，不言所以，全是含蓄。

此篇是極用意文字，如檀弓詰問處，一語已足，無端布出兩層，先空問一句，再向伯子問一句。前一問，不說出舍孫立子，後一問，說出舍孫立子，前一問，自言自語，無有應者，後一問，答語偏有許多。只

此一段多少光景多少姿態，一奇也。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機鋒方熾，如何收得住，忽然相對無語，豈不詫異，二奇也。接入子游問孔子，子游不會有何語句，否字從何處來，此一字，分明從伯子語下轉出，所謂草裏蛇蹤也。此等路脈，滅滅沒沒，何處尋摸，三奇也。以此壓卷，位置天然。

突入檀弓免焉，不先說緣因，卻補敘仲子舍孫立子於下，法奇。伯子替他分解一段，徑奇。子游孔子一結，天外飛來，似主非主，似客非客，勢奇。

寥寥短章，運用凡十三人，經其筆端，如影過空，真淡，真遠。
檀弓免焉二句，是倒敘法。

舍其孫而立其子，包適子死在內，又包適孫庶子在內。
何居只是何也，何也則方，何居則員。

檀弓兩問一何居在上，一何也在下，不惟錯落成致，何居在上就有乍驚乍詫光景，何也在下就有且詰且難光景。

亦猶字，夫字，皆字法，若擬若議，枝梧迴護，而仲子立子之失躍然。

立子援古，立孫不援古，虛者實之，實者虛之。

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盡處再拖一筆，不但風韻無窮，較前句加一夫字，帶出疑情，搖搖欲絕。

數層頓挫作疑陣，末跌出三字結案，雲破月來。

文不婉則味短，不直則氣懈，是篇全首曲遜多風，末著否立孫三字，屹若底柱。

最妙在檀弓不辨，虛虛頓住，另起一頭結之，岸斷橋連，牆闕峯補。

隱犯章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去聲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隱犯皆以諱言，就養就近而奉養之也，無方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至臣之事君則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致喪極其哀毀之節，方喪比方於親喪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衰感之情也。

三段，段各五層，用數字更迭上下，破實為虛，如玲郎丁切瓏盧多切寶網，映照無窮。

九個有無字，通身是眼。

隱犯有無致方心，只七個字，安頓得好，省多少言語。

硬豎三段，無首無尾，本是板體。而錯綜變化，不可方物。

妙在上下註脚而意自躍然。

成寢謂成寢室
於杜氏墓道上。

季武子成寢章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才浪反音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

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姬命之哭。

一事作兩層敘，一許合葬，一許哭，一請而許，一不請而許，寫奸雄眉
宇如畫。

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一句，關鎖二段尤佳。

只是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卻添出武子自商自量一段，
無限煙景。

武子論合葬，但兩端其說，許他哭，卻自問一句，全是布疑文字。
不曰寢在墓上，而曰葬在階下，若替他回護也者，妙妙。

全首煙雲不定，命之哭三字，下得嶄然。

本是杜氏之葬，季武子成寢，特用倒敘法，一倒則來路突然。以細大二字，易葬哭二字，甚新。

子上之母章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思不使白喪出母，先君子卻喪出母，二者必有一失，此際甚難爲辭，妙在並不提起禮字，只云先君子無所失道，把道字，換去禮字，迴

護無迹，苦心妙手。然不曰得道，曰無所失，自是微詞。爲伋也妻者四句，只將母字空翻，而禮之應喪與否，一字不說出，水月鏡花，儘人玩索。

無所失三句，空說混說，絕不切喪出母上，大有深致。

說不喪出母，牽入前際後際，故自波瀾。

死而不喪，省文，包子思不使白也喪之在內。

率屬權詞，真正傷心處，不曾說出一字。

爲伋也妻者四句，清得徹骨，而絕有腴味。

四句中，連用四也字，何等矯健。

既得合葬章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

墓，塋域也，封土
爲壟曰墳，墓而

不墳，殷禮也。按舊註云孔子流涕自傷，其不謹於封築，夫以聖人葬親，豈有不謹之理。又云古不修墓者，敬謹之至，無待於修，夫古既不墳，又何從謹於封築，而無事修乎？總由後人泥定當墳，不知墳雖周禮，然此等事原可聽人隨時斟酌，如合葬始於周公，豈周時竟無分葬者乎？況古人原有深意，觀後條國子高云葬者藏也，而以壤樹爲非，蓋預防劫墓等事，此不墳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志音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胡犬反音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文字分兩段，一封墓，一修墓。前段以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作起句，後段以吾聞之古不修墓作結句，又嚴整，又變化。

波瀾全在兩箇吾聞之古上，敘封墓，以古之不墳反擊之；敘修墓，以古之不修倒影之；名曰援古，實則翻案，猛虎項下金鈴，自結自解，自解自結也。

關鍵在先後二字，先反，然後雨甚，雨甚，然後墓崩，墓崩，然後門人修墓，門人修墓畢，然後反，門人反，然後孔子問，此中許多曲折，並不說明。卻墓崩修墓等事，都包在雨甚來何遲數字內，讀去又了了可曉，如聞花香，雖不見花，已知是花，此敘事之暗行者。孔子懊悔處

之故也。既不墳，則平地上又去修治，惟恐鋤犁反侵地下，故並草木俱不芟除。觀後載易墓非古也一條，又是不修墓之故也。記此見聖人歎想古制之善。其墳與修皆非得已，言外正有微意，讀者詳之。

醢，肉醬也。子路死，孔悝之難遂，爲衛人所醢，覆棄家醢，不忍見其似也。

全在先反，此中有無限語言，並不一字說出，只藏於不應流涕內，此辭令之暗行者。能解，敘事議論辭令之妙，有在暗行者，方可與之言文。

只是周行四方之人，下東西南北四字，便奇異。

三之一字，句法，字法，省文。

弗識，便是不墳，以弗識二字，易不墳二字，便活，便有情。

後段，本是從前段封之崇四尺句轉出一境，而色態加濃。

既修矣，卻曰古不修墓，此歇後語。

哭子路章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

使者曰：『醢海音之矣。』遂命覆反醢。

哭子路章

一哭，一弔，一進使問，凡三段落。正哭忽轉到弔，正弔忽轉到進使問，杳無段落可尋。

妙在當頭不安頓，使者來報一段，便覺孔子哭句，亦是陡落，進使問句，亦是陡落。

哭拜，進使問，命覆醢，字字是境，字字是意。敘事之妙，有不見一字議論辭令，而有無數議論辭令藏在其中者，方爲大作手。解此，許作敘事文字。

必誠必信章

既葬曰亡，一朝之患，卽指殯葬，蓋殯葬皆一時事，惟其誠信，故無一時不謹之患。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三日，三月，三年，斜布成章。君子二句，倒捲足上，有力。忌日句，伶仃突出，如雲外孤峯。

短於運虛句者，非獨韻索，亦覺意淺，如勿之有悔焉耳矣，亡則弗之忘矣，何等悠揚不盡。

凡附於身者五字，包幾多事。

勿之有悔焉耳矣七字，婉而嚴。

排體起，僅易三字，可謂清空。

孔子少孤章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

其愼

讀爲引去聲

也，蓋殯也，問於聊

音曼

音父

音之

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聖父死時，或因歿於道路，而殯於五父之衢，與今人權厝相似，及母死將葬，孔子思忖再四，若

此首多省文，言少孤，則不必言父墓，亦不必言殯母，言殯於衢，則包

當日父已深葬，則復啓其柩爲不忍，聊曼父之母是當日目擊者，因問而知果係淺殯，然後自五父之衛啓殯而合葬於防，此正聖人隨時量度，以取中處。

幕所以覆棺，諸侯用布，天子用緇。

問在內，合葬得於聊母一問，便包問多少人在內，又包問多少人未得合葬在內，只言問，不著問答語，卻包問答在內，其吞吐頓挫簸弄煙波之趣，全在中間四句，從旁觀上，閒閒寫出一番情景。

連下三也字，如緩步下重樓，文章助疑波正在此，末句急下如鶻落。

穆公之母章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音齊斬之情，饘音旃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終音緇幕魯也。』』

自天子達住，似不了語，衛也魯也住，又似不了語，如斷紋古鼎，愈斷愈古。

末冷冷點二句，聽其自裁，無限含蓄。

今人作文，必曰衛用布幕，魯用繆幕，便拙，一倒轉衛也魯也，便精神。

自天子達，則至於庶人，自在其中，句法大奇。

世子申生章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

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

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

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去聲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

伯氏之言，謂狐突先教其出奔以避禍，而申生不聽，以至於死也。

恭世子也。

此篇語意，不斷不續，最爲難曉。如君安驪姬下，正有說話，如何以是我傷公句接；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下，正有說話，如何以伯氏苟出句接；伯氏苟出而圖吾君下，正有說話，如何以申生受賜句接；一似上有闕文，一似下有闕文，不接之接，其中包藏無限，是從骨裏作轉者。胸中一句，口中一句，卻似垂絕之音，上氣不接下氣。昔人論離騷云：故亂其緒，使同聲者自尋，修郗者難摘，此文亦云。

左傳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辨焉，不如此一句文簡而健。左傳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吾又不樂，七句，不及此十一字辭簡而有包括，妙在安字傷字。左傳君實不察，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不如三句精明。

辭狐突下，許多曲折，絕無一字觸著驪姬妙甚。

群，行祥祭之禮，蓋再期也，夫子意謂名爲三年之喪，實則廿五月，今已廿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日月乎哉！但再過一月而歌，則爲善矣。

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

清到極處，濃到極處，所謂既雕既琢，復歸於樸。

兩段一串，如連山斷嶺，以兩不可頓挫起辭，狐突一段來，文情沈鬱，後半了不打轉重耳，猶末句微寓褒譏，使人轉思重耳之說爲長，可見文章照應之妙，有在照應外者。

朝祥莫歌章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扶音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一縱一奪，筆意悠然。太史公論贊，往往有之。

纔兩轉，已覺煙波迷人。

不著子路何語，只說笑，便有含蓄，有光景。

此文生機，在子路笑子路出上，不然，則無兩層波致。

圉人浴馬章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音去賁音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

公隊，音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

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

遂誅音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軍大崩曰敗績，公墮車而佐車登佐車也，凡車右以勇者爲之，末之卜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赴闕而死，實非其罪也，誅如今之祭文。

關鍵在馬驚浴馬四字上，馬驚以下，一公，一縣，一卜，俱在雲霧中。至浴馬以下，天開日霽，其機竅在圉人能言，馬不能言，遂生出許多煙波，到末展開二句，流煙欲渡。

馬驚在御不關右，莊公末卜，不末縣，後言縣死，不言卜，俱是半

面美人。

馬驚敗績四句十字，包括幾多意，圍人浴馬十字，又包括幾多意，馬之驚，軍之敗，縣之無罪而死，至此而明。

死非其罪，因而誅士，是骨；人能言，馬不能言，是意；把此意蓄於胸中，從馬驚說起，步步頓挫，直至圍人浴馬，方得明白，是態。

質語含態。

士之有誅，自此始也，章末餘波，筆先正意。

含藏極矣，當年情事，又自分曉。

他文之佳者，借境寫意，檀弓文，只境中蓄意，而意無不具，有有無無，明明隱隱，使悟者疑，疑者悟，許多妙致。

易簣章

華者，畫飾之美，
睨者，節目之平，
盤、簠、尊也，呼歎
而噓氣之聲。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音呼板反大夫之簠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音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簠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簠。』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音亟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日，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敘易簠，凡經許曲，煙波迷人，其文情尤在一止字及不可以變句。

不但爲曾子寫照，併子春曾元童子各人一種精神色態，和盤託出。

開手寫三樣坐法，不是寫三樣坐，正是寫曾子病急，千載傳神之手。

充充，滿闕填塞；意窮如途窮，望
；小祥也，祥大祥
也，慨者，慨歎也
；廓者，情意寥廓
不樂也。

不如彼三字，周匝精明，妙於寫生。

簣加大夫字，諷諫隱然。

篇中賴不可以變一拗，不得此一拗，後半無勢。

始死章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瞿音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

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空空取喻，無一點色相，詩賦家入此境者絕少。

始死，既殯，既葬，練，祥，五事五變，句法。充充如有窮，瞿瞿如有求

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慨然，廓然，五事五變，字法。

邾婁復之以矢章

始死章 邾婁復之以矢章 孟獻子禫章

魯與邾人戰於升陘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復始死以衣招魂也邾人因死傷者多軍中無衣故用矢以復吉時以纒緇髮凶則去纒而歸其髻曰鬢鬢本喪用禮不以帛魯與邾人戰於狐貽而為邾人所敗家家有髮故鬢而相帛也

禮祭名大祥後同一月而禮懸而不樂但懸之則不作也比御則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入變也

以絲為屨之

邾婁

音閩

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鬢。

莊華反音

而帛也，自敗於臺音狐貽音昔始也。南宮縚音叨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

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音雞長尺而總八寸。』

語勢嫖姚。

四爾字，假借諧聲之妙。

因鬢及笄及總，有波致。

不言問，只言誨，省文。

孟獻子禫章

孟獻子禫

大感反

縣與懸通

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

加於人一等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

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飾以組爲冠之
纓皆服之吉者
也此二者皆言
其變吉之速然
蓋者亦傳聞之
疑詞也

一則過一則不及二子首尾敍孔子安頓中間意自躍然

落孔子，先安夫子曰三字作過文，落有子，了無過文，卻有旣祥二字相關，草蛇灰線，若有若無。

子路有姊章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兩弗除，兩弗忍，疊得有態。

先王制禮四字歇住，何等含蓄，行道之人忽放開一筆，何等波瀾。

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卽事見時，更不年月，故自渾宕。

太公封營丘章

太公封於營丘，比畢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岳樂，洛其

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去聲

仁也。」

君子曰以下，只空空贊歎，絕不一字沾著本事，破空孤行，而自然切貼，此等文字，今日絕響。

只空空贊樂贊禮，已奇，贊狐，尤奇。

遠體遠韻，禮樂仁斜布，章法。

結斷處，只用比興語，綽有深韻。

伯魚哭母章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平哭者？」門人曰：「鯉

禮，父在為母期而有慝，出母期

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丘，狐窟，及死向丘而枕其首，不忘本也。

無禮，伯魚喪出
母，故期可無哭
也。

也。』夫子曰：「嘻！希音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著語不多，頓挫冷冷。

兩層喚醒妙，若一句說出，便不妙。夫子聞之，伯魚聞之妙，若作面語，便不妙。

誰與哭者，倒句法。

不言不當哭，只一句歎其甚，意在言外。
讀誰與哭者四字，嘻字，甚字，都在其中。

舜葬蒼梧章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文僅三句，起轉結，字字飛動。

只是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變出一樣調法，

而幽媚特甚。

姿態在兩蓋字。

子思哭嫂章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轉渡跌頓俱佳。

子思哭嫂是骨，以不爲位之失禮者，倒影於前，寄斷制於反筆，末以申祥陪說作波，運用極靈。

只是說爲位不爲位，插入婦人倡踊一句，便具色態。若云非禮也，便一枯拙語，是委巷之禮也，何婉而腴。

委、曲也。曲巷猶云陋巷，叔嫂無服，婦人小功，故子思哭嫂，令妻倡踊，而已隨之。言思申祥之妻弟也。

曾子執親喪章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音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閒閒說，不切曾子身上結斷，立言之妙。

若質言之，則曰先王制禮，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此用先王君子，布出兩層文法來，一層虛引，一層跌出，便有頓挫，有曲折。

末句言外有言。

伯高之喪章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去馬而將之，孔子曰：

攝，代也，孔子牌
贈未至，冉子先
為代出。

『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烏音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去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只說一哭，而伯高之品，與孔子伯高兩人相與之情，毫髮畢見，而不
一字正說，水月鏡花。

伯高之喪，伯高死於衛，兩層逆敘。吾惡乎哭，商量一番，全是空中翔舞。爲爾哭也一轉，文外餘波。

惡乎哭一段，萬舟競奔，夫由賜也見我，一葦而渡。
於野句，接吾哭諸野，尤工。

子夏喪明章

子夏喪聲平其子而喪聲去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

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

女汝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

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聲平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

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聲平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

過矣，吾過矣！吾離聲去羣而索悉各反居，亦已久矣。』

通篇傳神處，在曾子哭，子夏亦哭，曾子怒，子夏投其杖而拜四句上。

本意只將喪明覲面提喝，卻借二事興起，再跌出，尤爲警策，得

子夏心服處正在此，寫得精神滿紙淋漓。

女何無罪也，語勢緊猛，使子夏無可逃避，而何無罪與，語勢優

柔，使子夏有可尋繹，兩句僅易一字，而精神懸殊若此，真畫龍點睛手。

爾罪三也句，已歇住氣了，加而曰二字再喚起，情景冷絕。三段亦自變化。

說驂章

舊館人，舊所館舍之主人也。駕車兩旁之馬爲驂，解脫驂馬以爲之賻，客行無他財貨故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音脫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音去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音去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遇於一哀，當是不知不覺，觸於自心之哀，若相遇然。下句涕之無從，正與遇字應，既涕矣，卻云無從，又云惡夫無從，此種文字，深妙難解。

謝疊山云：一哀是主人，出涕是夫子，一旬兩事，文之妙，他又另是一樣看法。

孔子觀送葬章

葬後反則有虞祭，子貢謂如疑則反迎，豈若速反而虞乎？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文字三層，首一層空贊，二層略加描寫，三層仍是空答，花光月影，想像無窮。

得豈若速反一翻，纔見波瀾。

前小子識之在後，後小子識之在前，章法。

孔子尙右章

吉事尙左，陽也，凶事尙右，陰也。此蓋拱立而右手在上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

兩尙右，一尙左，古拙饒趣。

二三子之嗜學也，先贊一句，大有縱奪。

孔子蚤作章

東階謂之阼，主位也。西階賓位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也。孔子其先宋人，故自謂殷人。言昨夜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始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饋奠之事，夫此
時明王不作，天
下誰人尊我，而
使南面坐於尊
位乎？予股人當
享股禮，此必殯
之兆也。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工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

一歌，一賡，一坐，一趨，接入說夢去，文境幽動，出有入無。

寫孔子歌，兩層，一層門外，一層門內。寫子貢聞歌，兩層，一層門外，一層門內，大是煙波。

說一夢耳，漫將夏商周侈說一番，正不知作何等話，無端無端。章法妙，常筆定是說夢起，再入解夢，轉到將死，將無索然。

突然歌起，卻似與會甚濃，夏后氏段，劈空而來，令人不測，通篇文勢，矯若游龍。

居父母之仇章

孔子蚤作章 居父母之仇章

苦，草也，寢苦則常以喪禮自處。枕于則常以戎事自防，不反兵者，不反而求兵，言恆以兵器自隨，不爲魁，不爲戎首也。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反詩占

聲平枕，去聲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

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去聲雖遇之不鬪。」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

而陪其後。」

虛虛論列，就現出幾種人，幾種事，幾種情，幾種景來，化工化工。

章句字，無不鍊淨，長短方圓，妙入節奏。

不爲魁，換字法妙，主人能，省文法妙。

從父，從昆弟，應有兩從字，省文。主人能三字，包父母之仇，兄弟

之仇，二段說話，好筆力。

以繪境代議論，亦賦亦史。

主人未變服前，弔者吉服故褐。裘，曾子徒知喪事爲凶，不知始死時尙從吉也。麻在腰曰帶，在首曰經。

曾子襲裘章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逃音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寥寥數句，忽非之，忽是之，寫得有情景。

藏卻未小斂一段，突下兩箇而弔，簡法，且有光景，固是善布疑陣。

子夏除喪章

子夏旣除喪而見，現音予之琴，和擊去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

擊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不是寫二子，正借二子影出禮來，繪花繪香，繪月繪光。

但說與之琴，作而曰，當年面目未冷，不置孔子一語，尤見含蓄。

未忘可言，既忘難言，故截然兩條，獨闕此四字不對，寧疎無陋。

立言善法。家語及詩傳，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衍而樂；

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取衍衍而樂，對切切而

哀，因工得陋矣。

司寇惠子章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去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

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

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

以牡麻爲經重服也，文子，惠子之兄，彌牟其名也，惠子處適子虎而立庶子，故

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不悟，又就臣位以感之，謂正其非者宜家臣也。文子又不悟，及云固以請，乃悟而扶適子復位。

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音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通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辟去

檀弓首章妙不可言，然章內檀弓三出，尙有一語侵著仲子。此章子游五見，都是參啞禪，並無一字侵著惠子，可見文章境界，出奇無窮。所不逮首章者，首章不用檀弓結案，此畢竟用子游結案，故遜

一籌。

子游文子，共爲經緯，兩段一串，拆看奇，合看又奇。

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作十一字句讀，甚矯健，下接以四字句，尤見節奏。或以其庶幾乎作一句，亡於禮者之禮也作一句，其

動也中作一句，一連詠歎三層，亦見波致，畢竟前說較長。

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此等句法，韓子所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寡也。

子柳之母章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音庶

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

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

班諸兄弟之貧者。』

語不多，能動人心，醒人眼。

兩弟字相應，是篇中關鍵。

兩不可，一在後，一在前，古人片語隻字不亂下如此。

具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粥謂嫁之也。布，錢也。不家於喪，惡因死者而爲利也。班，猶公也。

縱縱、給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次。吉事雖有從容止息之時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鼎而太舒則小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則君子行禮之道也。

喪具棺衣之屬，君子恥於早具。

喪事章

喪事，欲其縱縱

總音

爾；吉事，欲其折折

提音

爾。故喪事雖遽

反其既

不陵

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文不滿五十言，層句疊字，變態橫生。

七句耳，凡四變法，五疊字。首二句，分吉凶緩急；次二句，分吉凶，合緩急；五六句，合吉凶，分緩急；第七句合吉凶緩急。

欲其字，故字，則字，蓋字，翰運得有骨法，翼然挺然。

反反覆覆，竟體古雅。

喪具章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喪服，兄弟之

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制，蓋慮夫

倉卒之變也。若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不預爲之。

猶子與子同服也。嫂叔無服以避嫌也。姑姊妹皆不杖期出殯，則降服大功，以其夫受我而爲之重服故也。竹之死，送死也。竹器則無勝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成，其黑尤之沫。

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去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敘一句，就手推原一句，文法嫻姚軼宕。

三蓋字翼然。

明器章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筓去而不可爲也。有鐘磬而無簠音，虞音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簠音，虞音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起法遊戲，鋪法質，結法突來截住，若自爲問答，質而遊戲。

凡質語韻語閒用，倍見精神，古人所以重樸趣也。空翻四句起勢，詠歎二句作波，以逐項實敘安放中間，藏實於

君則橫而不成其雕斲之文琴瑟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笙雖備其前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挂之饜虜不可擊也凡此皆以神明之道待死者也徐昭慶云不成味不可盛飲食也亦通喪謂失位去國也敬叔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虛有鋪絨而不見鋪絨

竹不成用凡六句三變文法。

有子問喪章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開作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

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

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

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

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

朽，爲去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

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

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往往復復，煙波千道，畢竟喪義何居，終篇不曾說一句，此等文字，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也。

欲速貧，不欲速貧，欲速朽，不欲速朽，非君子之言也，聞諸夫子也，夫子有爲言之也，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文如走盤明珠，公羊有其圓逸，遜其精光。

四入事，都如天馬行空。

語清而態濃，鍊之至，乃如不鍊。

順看如獨繭抽絲，逆看如大海迴瀾。

陳莊子死章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穆音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竟，雖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宛轉淋漓，無限悲憤。

似商，似慨，似諷，滿紙活現。

古大夫，今大夫，愛而哭，畏而哭，俱兩路空翻，不沾著本題，大是煙波。

魯人欲勿哭，穆公召縣子而問焉，著此兩句，就含有雖欲勿哭，

焉得而弗哭，有畏而哭之兩層意。

有畏而哭之，語氣正未了，急接以公曰然三字，最是傳神處。哭有二道，語堪解頤。

仲憲章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本是辨駁，卻不用死煞語，不用註破語，檀弓獨擅。

仲憲語，自有旨趣，議論甚動人，曾子較仲憲語，不落色相，不可捉摸，只此可悟文章高下。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只是就器說器。若自己想像詠歎

一番又若是教他再去思量總不曾註破是何取義末單抽出示民無知一語駁之，又只用一含疑句收住，風流蘊藉，於斯爲至。

公叔木章

公叔木

音式樹反

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總不煞立一案，妙甚。

不曰子夏之言，卻曰狄儀之間，分明與子夏意不相涉，大有深致可玩。

三句連下三齊衰，有風度。

子思之母章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是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哀情苦語，吞吐不得，此之謂怨慕。

本是限於禮，卻乃兩說有其禮，妙妙。機竅全在夾帶財字時字入內混說，兩弗行，兩何慎，意已躍然。

子思之母及此章，並極難措辭處，看他虛活回護，情不掩禮，禮不掩情，似是糊塗混過，却又不是糊塗混過，至深至曲，立言之妙，一至於此。

兩吾何慎，層次頓挫，詞似橫而多隱傷。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故死於衛也。柳若，衛人，按後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可見子思初聞赴時，亦有不暇審擇處，故至此奔喪於衛，而柳若復以慎諷之也。

成子高寢疾章

成子高寢疾，慶遺牌去入請曰：「子之疾革亟音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哀思曠調。

以死生並說，大有波瀾。

畢竟是爲死者說，爲生者說，讀者具眼。

連下四箇於人，似質而實有態。

國子高章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

壤樹，謂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也。

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質語韻語閒用。

藏也二字，文義已足，下却添二句，有風韻，有波瀾。

句句是章骨，卻如孤峯飛來。

本是說葬，牽斂來襯貼，便不冷淡。

孔子之喪章

孔子之喪，有自燕聲平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

與？聲平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

見若坊防音者矣，見若覆反方救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

見若封之謂也，今一日而已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

昔者一段，文勢空宕，夫子言之，行夫子之志，與聖人之葬人句緊相

封，築土爲墳也。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坊，堤也。若坊者，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也。若斧者，上狹如刃儉而易就，俗謂之馬鬣封。

馬鬣蓋之上其
肉薄封形似之
也。今一日者謂
今封孔子之墳
一日三次斬板
卽封畢而止也。

照管，讀竟，愈覺開口二語，活潑圓映。

若堂等字，甚奇。

數箇見字，箇箇射人。

句法長短錯落，奔逸絕塵。

季武子寢疾章

季武子寢疾，矯音固不說齊音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

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

倚其門而歌。

一則未死示以凶，一則既死示以吉，武子生平，一國人心，俱歷歷紙上，敘事之妙至此。

固語暗刺有味，不亦善乎八箇字，寫奸雄口角如見。

曾點一結，如怪石之倚層雲。

斯道也將亡矣二句，是倒句法；如順之當云士唯公門說齊衰，斯道也將亡矣，不亦善乎二句，亦是倒句法。若順之當云君子表微，不亦善乎，然不倒，則無須挫。

可作兩高士合傳讀，筆意亦復傲然。

秦穆公弔重耳章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聲去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聲去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字如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聲去於辭焉。』

喪禮先稽顙而後拜，謂之成拜，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返國之意，是遠利也。

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聲利也。」

秦穆晉文舅犯，三箇大有心人，針鋒相對，眉動目瞬，此文一一寫出。敘秦穆弔處，特著「一旦」字；敘重耳對客，先著以告舅犯一段，粧點出兩霸相遇，處處著心，處處著眼，景象冷冷入神。

中間插入一段商量打疊語，文情極冷極閒。公子對客辭變意不變，稽顙不拜以下，卻是公子自己生發出。末轉出子顯致命，及穆公贊歎兩層來，波瀾如許委折。

喪禮章

節哀者，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毀而我者，父母，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復者，始死時以衣升屋，向北招魂，望其復反，是御疾病時行禱五祀之心也。飯用米，具以實於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不用飲食之道，但用美潔之物耳。明旌謂之銘，書死者之名，以其無形貌，可以識別，故錄之於旌，以表識之。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聲上用米，具，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反式志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聲平主道也，殷主綴，掛音重焉，周主徹重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齊音敬之心也。辟，反婢亦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聲上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音皮面反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_{許音}而葬。

提一句，解一句，其義已竟，下復綴之作波。或綴一句，或綴兩句，或綴五六句，七八句，或句下轉句，或隔句重句，如游魚或沈或浮，如荇藻

神既作主，懸重於爾，周人微，無節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皆由人心也。撫心爲辟，跳足爲踊，有算以爲之準節也。居喪親服純凶，至葬親託體地中，當以禮敬接於山川之神，故以絹素爲弁，以葛爲經，示敬也。周之弁，殷之冔，皆以祭冠，易喪冠也。殆，幾也。以人從死曰殉。

或分或合，伸縮不定，複沓可喜。

兩入殷周，不著去取妙。

連用二十一也字，中參以四焉字，三爾字，出沒變化，不可方物，遂成古今絕調。

孔子謂爲明器章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數十字耳，起轉斷落，不可測識，尤有濃情纏絡其間。

死者用生者之器是一事，作俑是一事，文字亦作兩段敘。其曰明器二句，關住前一截，是上下文分界處。前孔子謂點在首，後孔子

謂點在腰，前不殆於用殉乎哉？點在腰，後不殆於用人乎哉？點在尾，用殉意本屬後段，忽插入前段，明器本屬前段，忽插入後段，顛倒錯綜，變態無窮。

跌宕甚陡。

激宕繚繞，全在助語虛字，故置字無多，而若有數十百言在其筆下。

舊君反服章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去聲舊君反服，古與？」平聲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隊音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雖屬諷諫，俯仰感慨，綽有餘音，與孟子寇讐章，風氣各別。

加諸膝，引之惟恐不高也。隊諸淵，言置之死地也。戎首，寇亂之首也。

說得末世君臣間，都慄慄可畏。

古與二字發端，就分出古君子今君子二段來，奪字爲題。

悼公之喪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二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_{字如}食。』_音

拋擲跌宕。

吞吐間，雄風勁氣逼人。

晏子知禮章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

及墓而反，謂變
後不行拜賓送

賓之禮而即還也。个，包也。遺，奠牲體之數。每車一乘則載一包。

按禮，主人家男子皆西向，婦人皆東向，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所以重男女之別也。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而不別男女，其失禮甚矣。記此所以譏之也。

狐裘三十年，遣去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入法悠然，結法曠然，賓意安在中間。國君七个四句，忽然撐開，奇甚。末段曾子語，不沾著晏子，有遠神。

國昭子章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去男子西鄉，去婦人東鄉。」曰：「噫！毋，無音曰我喪也，斯沾音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安夫子相一案於中，敍國昭事於前後，不必斷制，意已躍然，結搆包裹之妙，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季氏魯之宗卿，
敬姜有會見之
禮，故云我平日
出入公室未嘗
與俱而觀其所
行也。

穆伯子喪章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只以哭不哭，布出許多煙景。

曰晝夜哭，又曰不哭，硬折妙。然不哭之中，字字是哭，昔者三句，尤見婉變。句首三吾字，隱隱有分咎意，此正寫出晝夜哭之根。

穆伯之喪，二句興起，是特峯。

簡潔含蓄，遠勝國語。

有子與子游立章

按此篇當與前
 弁人條參看但
 弁人是因母死
 而哭記者將孺
 子泣借形其哀
 之無節此處則
 是有子偶然見
 孩童慕母啼泣
 踴躍因想到喪
 禮上而欲去其
 有算之節言真
 情既如何何須
 限以算而為踊
 之節乎不知此
 乃直情徑行非
 可繼之道故子
 游詳言品節之
 故而以有子之
 言為非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上聲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婢亦反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交音，設音，襲音，柩音，近殺入聲。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音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音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上聲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音於禮者，亦非禮之訾音也。

說踊處，不貼著喪禮，說喪禮處，又不貼著踊，而踊節之不可無自見。微情故興物，二語主柱，一主一客，微情一段是主，全不正說，只

以品節斯斯之謂禮一句從空駕過故興物本是客位卻豎起惡倍二義，從空翻出一段議論來，全是借客影主，而文情馳騁特甚。

斯惡斯倍二句，伸縮對，勿惡勿倍二段，又伸縮對。

渾結二句，不打轉踊字，結法之最妙者。

忽放，忽收，忽絕，忽起，靈雉飛動，似化書。鑿空蹈險，又似莊列，檀弓以淡遠含蓄擅場，此篇又出奇如此。

從喜說到踊數句奇甚，其用意似西方書。

吳侵衛章

吳侵衛，斬祀，殺厲，師還旋音出竟，境音陳大泰音宰啻音嚭瘠音使去聲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

斬祀，伐祠祀之木也。殺厲，殺疾病之人也。二毛，班白之人也。子謂所獲臣民也。鄆陽洪氏曰：嚭

乃夫差之幸，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錯簡。又謝疊山先生云：又矜而赦之，及師與爲一句，舊赦之句，絕非兩說，皆是今當從之。

知悼子，晉卿也。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今未葬而平公飲酒作樂，故杜蕢諷其非禮，開啓發也。言爾之初入意必有所諫，敬開發於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也。祭以乙卯日死，村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

也，殺厲與？平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去有無名乎？」

答語只似問語，合問答四層，俱以疑筆住，文情如霧裏走雞。前後不離斬祀殺厲意，忽增忽減，各有天巧。

杜蕢章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快音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

君不舉樂，大臣亡關，國家尤重。故曰爲子卯也。大疾謂君有違禮之疾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亦自罰也。揚觶舉觶也。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此觶乃昔者杜蕢所舉也。兆卜龜之吉兆。

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音又敢與去聲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音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敘蕢三飲處，皆假象說法，落到君上，只以洗而揚觶四字收之，含蓄無限。

檀弓有三長，非他書可及，一曰蓄意，二曰布疑，三曰流韻，登峯造極，則斯篇矣。

章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文是也，鍊極無痕，乃入自然。

入頭數行，參啞禪妙。

沐浴佩玉章

石駘音苦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用沐浴佩玉字，一上一下，不另設一筆，文字清瘦矯健。末不復將六人較論，只云衛人以龜爲有知，姣而冷。

只六十七字，四用沐浴佩玉，絕不見贅，愈見其奇。兩箇安在句首，兩箇安在句尾，卽自成態。

文貴於達，煩與簡各有。此段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省其事，省其辭，然古意衰矣。

子車，齊大夫子，
尤其兄弟，即孔
子弟子子禽也。
疾時不在家，家
人不得以致其
養，故云莫養於
下也。定謂已定
所殺之人也。

一五人，一石祁子，一龜，一衛人，兆則不兆，不兆則兆，畢竟是有知，是無知，一經妙手，弄得滿盤打撈。

陳子車章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剛音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去聲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只以殉葬非禮也六箇字，是實語，餘皆權詞弄煙波。三則字，下得有丰骨，是圓中方。

非禮也一句，折倒了，用雖然二字，轉出一層意。孰若妻與宰一句，侵倒了，用得已二字，轉出一層意。都是絕處逢生。

最妙在得已則吾欲已句；大有操縱。

弗用便是一枯拙語，弗果用，便增幾許風態。

其妻至以告，二十字，共五句，一氣趕下，似斷不斷，句法遒勁之甚，作敘事文字，須暗祖之。

一氣百折，甚遒勁，文之綿裏鍼也。

嫻嫻不絕，文情在二欲字上。

子路傷貧章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聲去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旋音葬而無槨，稱聲去其財，斯之謂禮。』

莽然起，挺然住。

衛獻公出奔章

羈，所以絡馬；約，所以鞅馬。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摩去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的音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兩社稷字，一國字，下得鄭重。無社稷無國，將安反乎？意已躍然，不必說透。

執羈勒三字，說得從者泊然。

柳莊章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亟音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

贈死以衣曰謚，委縣潘二邑名也。

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裴氏與縣玄音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突入請尸一段，無首無尾，大奇。聞之死至納諸棺二十八字共五句，一氣趕下，勢甚急，末摘出書詞一句流韻，甚有緩致。

請尸祝詞未畢，最是傳神處。

戰于郎章

戰于郎，公叔禺音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

重也，君子不能為去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

童作汪錡音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遇負杖入保者息七箇字，似是沒緊要處，插此冷語，卻使之雖病一

戰于郎，齊伐魯也。尚人昭公子公爲也。遇魯人避齊師而入保者，倦極而息於塗，因嘆云：衛役之煩，雖弗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

之人協心禦寇，猶可塞責，今君子不能盡謀，士弗能死難，豈可哉？然我既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

行故曰贈，展猶省也。爲行者言此，欲其懷祖宗丘墓之鄉而思返也。居故曰處，他人之墓與祠。

段說話，非此人竟無傳聞者，看來煞是緊要，然又不言對負杖人說，又不言負杖人傳聞其語，所以文情深妙，其奇處，使人不知不覺。入手似以公叔禺人作主，汪錡帶敘，結局又是汪錡作主，此等章法，惟古文有之。

末引仲尼贊汪錡語，則贊公叔禺人，隱然言外，運筆映帶之巧。我則既言矣，冷句住有味，左傳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足此四字，便減韻。

子路去魯章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祀之所易怒也，而必加以敬，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為居者言此也。

工尹，楚官名。手弓而可使之執弓，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子射諸，敬之射也。韞，弓衣也。謂之再告之也。揜目，不忍視也。止御，不忍驅也。朝與燕，皆在殿，惟大夫升堂而士則立。

動以懷歸，卻含蓄不露，後人贈別詩，不能到此。何以處我一轉，絕處逢生，意義如瓊。

出論俱幽，展墓而入，奇句。

反其國不哭，不哭二字儘可省，以不省見風態。

工尹商陽章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韞音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以憤而奇，字字在言外。

此篇煙波，在兩及字。併陳棄疾三呼上，不及，不手弓，不呼，不手

於下，工尹官卑，故曰不坐不與也。

辟，謂除開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

弓，手弓，亦不射，全是就殺處寫出箇不殺來，意在筆先。

一句一轉，一步一光景，鞬弓揜目止御，一時俱到，作兩層出落。

前云：斃一人鞬弓，後云：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不但文法變化，且增多少風韻。

數句甚有畫意。

手弓字亦新奇。

蕢尙章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音開於路，畫音發宮而受弔焉。曾子曰：

「蕢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杜對切杞梁死焉，

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

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

辱命。」』

主意重在責君，不重責蕢尚，獨其運筆迴環，詞旨不露，想見古人之厚。

蕢尚之父，疑必死於公事，辟路畫宮，榮君之弔，而哀意衰矣。不把此段情事說破，而只以杞梁之妻影之，文情隱躍。

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一句擔住，前後兩事，不知誰賓誰主，奇甚。

篇法可與孟子逢蒙章參看，然彼截然兩判，更不用一句關紐，尤高，文章一道，真乃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兩箇君之臣，畫出婦人口角，而妻妾執四字，綴在句尾，意態宛然。

結局不更足上蕢尚一語妙。

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十四字，鋒芒逼人，出婦人口，尤可駭。

君之臣，不免於罪，先設此一層，鬆婉有致。

左傳，齊侯歸，遇杞人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風度不逮此矣。

季子臯葬妻章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吾爲邑長，買道而葬，後難繼也，語儘明順，卻乃假他人意中語，託出

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也，時爲孟氏邑宰，庚，償也。

自己意中語，而自己反不必更贅一詞，借喉出氣，其竅極靈。

代法也，本借人代己，反以己代人，是代法中照法，是照法中代法。

孔子過泰山章

壹獨也，言獨似重疊有憂苦者。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聲平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志音之，苛政猛於虎也。」

魏風碩鼠章，適彼樂土，此乃反其機竅而用之，尤曲而透，乃知文章家活路無窮。

柳子厚捕蛇者說，本此一句，衍爲一篇。檀弓之文，真丹頭哉！

而哀，而曰然，文如綴旒。

無苛政三字，內有無限含蓄，若只如此住，更冷。

周豐章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至音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

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

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

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泄之，雖固結之，民其不

解佳買反乎？』

窅然以幽，穆然以遠，子書之勝。

通篇用比興體，冷冷喚醒，不實說出，禮義句說出矣，然只反帶

過，如不曾說。

虞、夏、殷、周，分開兩處用，章法新奇。

辭極醞藉，意卻透快。

禮義忠信誠慤六字，是章骨，以上數轉，悉空影假象，最饒旨味。人名下著也者二字，豈不詫異，退之滕王閣記效之。曰字上加而字替豐字，文新異，又精彩。苟無句，六箇實字連用，長句法，此爲開山。

問民敬民信，卻添出民哀來，問虞氏、夏氏，卻添出殷人周人來，文法妙絕。

延陵季子章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

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也。封築土爲墳也。橫

曰廣，直曰輪，下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手憑也。左以示陽之變，右以示陰之歸，且號者三，合上右旋其封爲句，是記圖纔其封之匝數，非哭之聲數也。

弔含，謂來弔且致珠玉之含于猶迂也，有廣大之意，人臣來其

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去聲不至於泉，其斂

以時服，既葬而封。如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反於刃也。既封，左袒，右還環

其封。且號平聲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也，其合矣乎！』

似特寫季子之葬，似特寫孔子觀葬，二俱不著，筆輕妙故。

其坎深以下，就孔子觀處寫出，便筆筆凌空。若接葬於贏博之間說去，只是一段板實文字。

寫葬處，一層畫境，一層畫人，一層述其口語，工而細。

邾婁考公章

邾婁音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去聲曰：『寡君使容居坐含

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音則易，于

事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人君來其禮，則行其禮，則行其事，廣則行其禮，大則行其禮，今臣而行君禮，則易于雜矣。容居徐之公族，言其先君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見久已行，王者之禮也，魯鈍也。

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又稱君，又稱祖，又自居魯人，形容轉徙逃遁，情狀如見。容居魯人也，一句，尤妙，竟塞人轉語。有司語，開口點諸侯二字，大有分曉。易于三句，詞令妙品。易則易于則于，字句俱奇。

黔敖章

齊大饑，黔敖爲食字如於路，以待餓者而食嗣音之。有餓者，蒙袂輯

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

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

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寒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微與

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發落也，以禮落成，卽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同也。從之深爲喻，橫之廣爲廣，言喻以

聞之曰：『微與！摩平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寫境如見。曾子一結，文字始有著落。

寫踞處只嗟來食三字，寫恭處著左奉食右執飲從而謝焉十字，踞不勝恭，便伏結斷三語。

賈買然來四字，爲餓者寫生，揚其目而視之六字，爲不食寫生。揚其目，從而謝，終不食，每轉換過遞，俱不指其人，而氣脈已自昭然。但不知黔敖左奉食句，更省去黔敖二字何如？

晉獻文子成室章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摩平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

該廣也。奠謂室之華麗也。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秦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領頸也。全要領保全無罪也。九京即九原墓地也。

路馬謂君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斂帷也。此是記者因孔子之言類記於此。

頌善禱。

頌者似諷似勉，禱者似喜似駭，文情可想。

著哭於斯三字，便深便動，文章好處不在多。

埋狗章

仲尼之畜

許六反

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斂帷不棄，為埋

馬也；斂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變音也，亦予辟上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如此題目，那得如此風雅，如此曲折。

只是埋之以席，因席及斂蓋，因斂蓋及斂帷，因斂帷及帷之不

斂者，前波後瀾，層見疊出。

因埋狗而及埋馬，文字已自奇特，因馬及路馬，更奇。

陽門，宋之國門。
名介夫，甲士之
守衛者。司城，官
名。覬，覬視也。扶
服，致力之貌。微，
無也。不唯晉而
已，雖天下亦不
能當也。漢書微
將軍誰不欲者
句法同。

司城子罕章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覬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悅始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覬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匍服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晉人覬宋句，中間突入，常筆定以此安頭，一結晉宋雙贊，轉換無迹。當頭一宋字，似不可省，卻省。言反報晉侯已足，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數字，似可省，卻不省。繁簡之中各自得趣。哭介夫一事，晉人贊一番，孔子贊一番，甚有波瀾。

原壤登木章

司城子罕章 原壤登木章

沐者，已治之槨也。託，謂託興於詠歌之音，斑然，木文之華，卷然，沐槨之滑膩，已絕其交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_平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溫文深致。

壤遊方外，夫子遊方內，一奇一平映發，文字亦復至奇至平，包裹融結之妙，難言其故。

事本奇，後人人力未充，記此等事，便爲奇情所使，於奇中再求蘊藉，固難，因歎古人筆墨之厚。

收場閒閒說二句，仍若弗聞也者，妙絕。

歌詞，奇鍊有態。

而過之接得妙，檀弓獨擅此妙，他文未有也。如云無不之也而

并策衆事於己，是專權也，植剛強自立之意，所行如此，故爲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不知也。子犯從文公於外，至反國危疑之時，乃及河而授璧以辭，此蓋爲他日高爵厚祿之計，以要君求利不顧

遂行，請見之而曰不可，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而字本是虛字，卻作過接有力用，形神俱妙，瓦礫亦道也。

也者而三字，在中連用助語，豈尋常之筆可到。

趙文子章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直史反於晉國，不沒其身，

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

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

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平聲衣，其音吶吶，近女劣反然如不出諸其口。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燭音其子焉。

前半文子論人，後半人論文子，不知那一段是正講，那一段是波瀾。

其君安危，是不仁也。隨武子不遺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仁也。中身也。見儀禮鄉射記。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呐，聲低而語緩也。管，管也。管庫之士，隲職也。

畢竟是一篇趙文子贊，其作法迴絕蹊徑之外，先將他評論古人閒閒說起，忽借晉人一斷頓住，再補出一段行實於後以結之。利其君四句，雖是文子評隨武子語，實則作者已從此處寫出文子小像，後面退然呐呐然，正是利其君不忘其身。所舉於晉國云云，正是謀其身不遺其友。前後結構渾然天成。

利其君四句，緊藏仁智在內，控得住上半篇文字起，末段說文子處，亦只是暗寫仁智二字。

其舅犯乎？去一叔譽曰，我則隨武子乎？併去問答，省文。

文子口氣未了，忽接入晉人謂文子知人，方說文子知人，忽接入文子其中云云，轉換處疑有神。

晉人謂文子知人一句，擔住中閒，結上生下，扛千斛鼎力也。

予觀檀弓之文，載晉事尤妙，如申生事，如知悼子卒事，秦穆公

弔重耳事，晉獻文子成室事，及此節，皆妙絕古今，超文人蹊徑之外。宋人謂春秋戰國之世，楚多文人，如倚相、觀射父、屈原之流，豈知晉之文人尤高乎？楚之文，深雄奔放，有霸國之氣，晉文、曲中肆隱，乃有先王之風矣。

成人兄死章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高晉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義晉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何處落想，絕人思議，然因悟觸處可以落想，觸處落想，則自絕人思議。

奇想奇語，口角之妙，在三則字。

硬坐子臯爲成人衰，橫甚，諱甚。

匡，背殼似匡，范，蜂也，蜂首有冠，蟬口有綏也。

歲旱章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去聲吾欲暴反步卜庭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平聲「然則吾

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

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去聲

之徙市，不亦可乎？」

最深切，最痛快，讀之但覺平淡沖和，此檀弓文之所以佳也。

篇中五而字助態。

前二段，如閒雲出岫，後一段，如饑鷹擊兔。

前二段輕輕敲打，正意已出，末句猶復冷冷喚起上文，猶云何

然、鄭註猶焉也。
陸註問所以然。
庭者瘠病之人，
其面向上，冀天
哀之而雨也。巫
能接神，襄神闕
之而雨也。市陰
也，雨陰中之陽
也，徙市於巷，所
以助發陰中之
陽也。

必如前所云也，一篇血脈，往反流注。

三答問，全不見痕，其長短錯綜，更有天巧。

檀弓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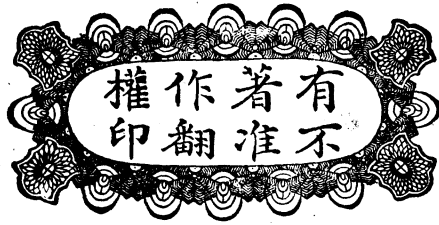
八四

民國廿五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

中國文學精華
檀弓精華 (全一册)

◎ 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〇五九六)

標商無註

